

從天空到人間

約翰·湯姆生與他的女性相簿

文／曾芳玲（高美館助理研究員）

因為1871年，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的一場福爾摩沙之旅，他拍下了美麗的打狗港，也留下了現今打狗港（今高雄）最完整的影像記錄。因為如此，約翰·湯姆生的名字與台灣影像歷史深深的烙印在一起，在他的鏡頭下，打狗港海天闊遠的東方詩意，讓我們對約翰·湯姆生獨特的影像美學留下深刻的印象。

十九世紀，是東西文化交會錯綜頻仍的年代，其間驚喜、痛楚與感動交揉，湯姆生一禎禎的照片，每一張都呈顯一個西方人遭遇神秘東方國度的註解，透過他的玻璃底板看見的微歷史，湯姆生以其獨特的眼光與樸實的感情，映現並框架了一個他眼底東方異域在千年孕育下，深厚歷史文化中的寧靜悠遠，對映當時的大歷史，殖民主義當道下觸發的種種悲劇、衝突與戰亂，撫今追昔，其間的美，格外令我們珍惜。

1865到1871年間，隨著約翰·湯姆生的亞洲之行，從中南半島到南方中國，走過福爾摩沙到華北，這個旅遊攝影家先鋒，為我們留下生動精采的民族圖像誌。

以1871年湯姆生所拍攝的福爾摩沙（台灣）影像為核心，循著湯姆生百年前亞洲行旅的足跡，展開一個世紀的經典影像展覽。隨著湯姆生的鏡頭走入充滿人文沉味的時空之旅，約翰·湯姆生充滿詩意以及豐富情感的敘事影像，從壯麗的山海景緻、風土人情與建築地理，從描寫庶民生活的樸實生動，到經典細膩的人物肖像，帶領觀眾悠遊在時空隧道中。回顧湯姆生的旅行地圖，除了拍攝綺麗風景之外，湯姆生拍下了大量的人物肖像，這些照片，讓我們看到了晚清時代的種種生活剪影，這些採擷自日常生活的節奏與樣貌，因為貼近真實，所以格外感人。

而其中，值得我們注目的就是他拍下大量的婦女影像，從沿海的香港、廈門、福州到內地北京。在湯姆生的女性相簿裡，福爾摩沙的平埔族婦女、華南的船家婦、客家女到華北的滿族千金們，一開始吸引他的是這些來自不同地區與族裔她們變化多端的裝束髮型，不過，伴隨著他的照相本，湯姆生一一側寫下這些女主角，有時仔仔細細的描寫來自不同地區婦女的衣著髮型頭飾的特色與細節，有時則對她們的身份處境抒發他的觀察與感想。照片的發生，從街上到屋舍庭院，婦女們不同的姿態，即便從今日的觀點，登上最流行的時尚專輯也不為過，實在足以編出一本湯姆生的東方婦女時尚剪貼簿。然而在湯姆生細膩操鏡的背後，著墨更深的應是這些裝束打扮背後迷人的美學以及文化生活透露的故事與光采。

在約翰·湯姆生的女性影像中，最讓人震撼的莫過於這張正側面的老年婦女像（圖1）。湯姆生在這張作品上採用的這個獨特的拍攝視角，加上影像中人物特別的姿勢，讓此作產生了巨大的視覺感染力。這是一位廣州的婦女，看的出來湯姆生是在街上拍的，但其光影姿態卻彷彿如出自照相館，左手撐住右上臂，然後將下巴輕靠在勾起的右手食指上，狀似沉思更有種內鍊的嬌態，一部份也是湯姆生成功的說服了主角，讓他可以清楚的呈現這優美而神秘的髮髻側影。湯姆生在相片筆記裡曾提及，老婦的兒孫早已成家並撐起了家計，婆婆仍日夜忙於家務，婆婆工於女紅，更是位稱職的看護，她的頭髮早已因年歲而灰白稀疏，隱隱透著銀白髮絲，然而她每天依然將髮髻梳理的光整妥適。

► 圖1 廣東婦女相 1870 珂羅汀濕版 Photographs by John Thomson; copyright The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湯姆生拍攝了許多新娘盛妝的照片，有滿族也有南方漢族，其中最著名的莫過這幅滿族新娘半身像（圖2）。在全黑背景下，顯得衣著的繁華馥麗，以及頭冠珠花的隆重，新娘的視線隨著臉龐微微的看向左側，依著當時的習慣，臉上打上了厚厚的一層白粉。但在華麗服飾的光輝下，卻從新娘的眼中閃過一絲的哀愁，彷彿透露著清末婦女婚姻生活中的陰鬱，湯姆生在這件作品上表現了他掌鏡的謹慎與敏感，成功捕捉到他希望觀者與他感受到攝影對象投射出來的情感，從他的眼光中這些年輕新娘的生活前景並不看好，湯姆生曾明白寫道，滿族的媳婦婚後的日常生活都仿如奴隸般毫無止境的忙碌與奔波，因此華美的新娘禮服不過只是一場沉重的諷刺，這場儀式對新娘來說沒有喜悅與期待。

圖3與圖4分別呈現北方滿滿族婦女與南方婦女們相異成趣的髮髻，圖4中左二位是晚清典型已婚滿州婦女的髮髻，將烏黑的頭髮以三角交叉的方式繞網在一片長形的片版，然後固定在頭後方，這髮髻版有木頭製，也有象牙與金屬材質，長約一英尺，編髮完成後，髮髻會往兩側展開，由於滿州婦女的髮髻與傳統中原漢族婦女有很大的不同，也成了一個鮮明的辨識，這種看似簡單、優雅卻又狀似奇特的髮髻，令湯姆生深深著迷。他還曾在遊記上提到一段非常有趣的想法，他說道：這樣髮型肯定是精心設計的，頭上髮髻宛如牛角般，象徵著用來對抗與防衛她的丈夫……。這不免讓人想到湯姆生遊

1 | 2

1 圖2 滿族新娘 1871 珂羅汀濕版

Photographs by John Thomson; copyright The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2 圖3 廣東婦女 1869 珂羅汀濕版

Photographs by John Thomson; copyright The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記中描繪那些彷彿如奴隸般的滿州婦女的日常家居生活的情節。

而不讓湯姆生鏡頭下的滿族婦女髮型專美於前，圖3的廣東貴婦可讓人眼睛一亮，湯姆生安排她的側面站姿，非比尋常的豪華髮髻與超長柄的油紙傘，使的整張照片的視覺感格外鮮明。湯姆生應是要觀者與他同步感受到貴婦如何吸引他的魅力。

在湯姆生1899年出版的《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一書中，他曾提及在北京結識的許多達官貴人，其中有一位楊方先生（音譯）是一位當舖老闆，據湯姆生觀察是1871年間兩位在北京進行攝影活動的名仕之一，後來也跟湯姆生相當熟識，也因為如此，他也

有機會一探上流社會的宅邸與居家生活，其中這張便是在楊先生府上的院子拍攝的（圖4），湯姆生費心的安排三位仕女的位置，她們靠在亭閣欄干，一位面對鏡頭，一位背對著，另一位則側倚坐在欄干上，她還活潑的翹起腿露出她精巧小腳繡花鞋。湯姆生顯然要用各種角度展示女士們令人驚嘆的繁複髮飾，湯姆生對這種充滿神秘氣息的髮型始終是深深著迷的。三位仕女在畫面中群聚的方式與特殊的坐姿，不禁讓我們想起17世紀荷蘭畫家特·博赫（Gerard ter Borch II）的知名畫作The Paternal Admonition，不知是巧合亦或是湯姆生借用了畫作裡戲劇性的人物姿態，特·博赫（Gerard ter Borch II）亦擅於描繪並表現畫中人物華麗的衣著與髮型。

1 | 2

- 1 圖4 滿族仕女 1869 珂羅汀濕版
Photographs by John Thomson; copyright
The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 2 圖5 滿族婦女與她的女僕 1869
珂羅汀濕版 Photographs by John
Thomson; copyright The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相較於湯姆生鏡頭下一個個頂著傳統華麗髮型的婦女相，湯姆生鏡頭下的這位上海婦女簡單而時髦的頭飾顯的格外特別。照片中的她戴著新穎的珠光耳環與黑色天鵝絨髮套，根據湯姆生，在1869造訪時，這可是上海地區非常時髦的裝束。天鵝絨確實是相當奢華的象徵，據傳是自中亞傳自中國，即使到了十九世紀末，天鵝絨都是一種奢侈品。這段時間的上海，不但已是擁有大量來自臨近鄉省移民的大都會，上海的特殊位置與處境，此地生活來自外國的影響也顯得外速而直接。

吸引湯姆生目光的不是只有這些來自上流社會的千金格格們，王宮貴府裡的女婢群是他關新的一個特別的角色，他的鏡頭捕捉了滿族婦女與其女僕的關係。湯姆生描述道：王宮貴族的夫人們通常有一到兩位的貼身婢女，這些婢女底下還有可供使喚的小丫鬟，她們每日總會花上一兩小時幫小姐們梳頭化妝打粉，但無需作些過於粗重的工作，因此與其說她們是女僕，其實更像是女主人的生活玩伴。這張照中（圖5）主僕並立在香爐鼎座旁，主人輕扶女僕的手臂，女僕直視著鏡頭，她看起來靈巧自信，而女主人則斜視側方，看起來湯姆生一方面想打破傳統人像的手法，同時也藉此暗示了主僕間曖昧不明的關係。另一張婢女照拍自香港，湯姆生將她置放

在居家的場景，看的出來，畫面主角雖身為女僕，她的衣著裝扮穿戴十分考究，不但戴上耳環，手上還佩著玉鐲，只是湯姆生捕捉的是她透露出淡淡的憂愁，彷彿訴說她難以言說的命運。自小就由主人從她父母處買來，此作，湯姆生是在她前往市場的途中捕捉的，像這樣的女僕比起她的主人有更多外出的自由，漆盒是準備承裝糖果蛋糕的，而遮陽的大蒲扇帶給此作新的時尚感。

讓湯姆生最為讚嘆的莫過於中國南方的船家婦了。船上人家是在廣州、香港一帶出現的特殊族群，他們多半相當貧苦，小船不僅是生活的地方更是賴以生計的來源。當時船家未婚的女孩都要在自家的船上幫忙裝卸貨物，這張肖像讓人驚豔（圖6），相中女子頭戴格子方巾，她們不若北方的滿族大戶女子，從不施脂粉也沒有珠花戴飾，即便穿戴儀素，眼神與姿態卻透出了迷人的青春與媚態。而另一張捕捉的兩位南方船家婦女（圖7），衣著簡單乾淨，湯姆生讓她們互視搭肩，即便是貧困人家，頭髮仍梳理的一絲不亂，透出她們黝黑而散發光采的肌膚。湯姆生也提及，他在中國南方遇到的這些船家女子，在天地間以及生活波難的淬練洗禮下，實在是他的亞洲旅程中遇到最美的一群女性。

西元1871年，湯姆生在廈門遇見了一位蘇格蘭老



鄉，是長老會派駐到台灣的宣教士——馬雅各醫師。從馬雅各醫生的口中，湯姆生聽聞了很多關於福爾摩沙及島上原住民的描述，使他心生嚮往，於是和馬雅各一起坐

船到台灣，在打狗港，也就是今天的高雄登陸，從打狗（今高雄）到台灣府（今台南），再到今日高雄的木柵六龜等地。他在台灣大約停留六個月，拍下了約50張的照片。其中約有6張是打狗港的壯麗景觀，也是高雄現存發布在西方媒體最早的影像資料，此外，湯姆生也拍攝了當時稱為台灣府的台南，如熱蘭遮城（安平古堡），最遠則到達荖濃溪流域，保留了百年多前的地貌。除了拍攝南台灣的風景，重要的是，他還記錄了原住民平埔族，這些原住民婦女最常見的裝束是長髮自然的散放，有時則用巾布捆纏（圖8）。其中一張平埔族婦女懷抱嬰孩的照片，照片中婦女的神情態然自在，帶著兼揉慈愛與堅毅的表情，簡單的長布條把的嬰兒安穩的懷靠母親，背景透出當時平埔族聚落竹編裹以泥漿的屋舍，構圖簡單，也是他亞洲婦女影像中難能一張母與子的圖像。■

- 1/2 1 圖8，平埔族婦女，1871，珂羅汀濕版 Photographs by John Thomson; copyright The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1/3 2 圖7，廣東船家女，1869，珂羅汀濕版 Photographs by John Thomson; copyright The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3 圖6，廣東船家婦，1869，珂羅汀濕版 Photographs by John Thomson; copyright The Wellcome Library, London



參考書目：

1. John Thomson, Chinese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 Inc., 1982
2. John Thomson, Chinese and its people, a catalogue by The British Council, 1991
3. John Thomson, 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London: Sampson Low and Searle, 1873-1874
4. John Thomson, 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Westminster: A Constable & Co., 1898